

安徽小伙许汉：

怀揣梦想，一把吉他闯天涯

文/本报记者 黄广华 本报见习记者 韩伟杰 图/见习记者 李岩松

旭日阳刚凭着一把破木吉他唱响央视春晚。街头卖唱的吉他歌手似乎在一夜之间多了起来。在济宁夜市的地摊上，记者遇见了19岁的许汉。吉他、声嘶力竭的歌声、还有满头的大汗，让许汉成为地摊上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

许汉唱起歌总是很投入。

卖唱·生活

烧烤摊上还剩两桌客人在吃饭。许汉和同伴阿威走过去，因为是常客，原价20元一首歌打个五折。

“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要认真地过每一分钟……”许汉的歌声像水一样漫过整个烧烤摊，吃烧烤的人们用筷子敲碗相和。眼前这个年轻的唱歌男子，有着一张黝黑而清瘦的脸，嘴角挂着淡淡的笑，眼神略带一丝淡淡的忧伤。

“我今天弹断了两根弦。”许汉唱歌时脸上的表情总是很痛苦，眼睛闭着，像用力撕扯着什么东西，脖子上的两根青筋同琴弦一样绷着。“只有这样唱歌才能打动人。”许汉说。

一首歌唱完，喝酒的人放下酒杯，鼓掌，喝彩。吉他声再次响起，骑电动车的人停在烧烤摊门口，侧着头往里看。“他们唱歌时，门口会围很多人。”烧烤店的老板娘转动着炭火上烤的冒油的肉串，许汉扯起袖子擦了擦额上的汗，继续专心地弹

着吉他，将优美的歌声和淡淡的微笑，花一样地徐徐绽放在燥热的夏天里。

四首歌唱完，客人递上四十元钱，让送一首。许汉吐了吐舌头，调好吉他继续唱。有人递烟，夹在耳朵上；有人赠酒，推却不下，一饮而尽。

19岁的许汉，老家在安徽，今年年初来到济宁。23岁的阿威在外唱了五六年。去年在广东经同乡介绍认识了许汉，开始教他唱歌弹吉他。“在我们那，年轻人出来都是唱歌。全国各地唱歌的，十个人有九个是安徽的。滁州和安庆，分这两派，出来的人最多。都是同乡带着，村里有人出去唱歌了，回乡时就带着其他人出去，都是唱歌。”阿威说在广东有很多同乡。

“在济宁唱歌的就他们几个小孩，还有个女孩，不容易。”烧烤店的老板娘说。“那是我女朋友的妹妹，她17岁，我教她弹的吉他。”许汉说。

梦想·赚钱

最初卖唱赚钱，许汉用了一周的时间才敢询问客人是否听歌。第一次唱歌的许汉紧张地弹着吉他，用脚踏着拍子，但歌只唱到一半，便收到“报酬”，“甩给10块钱，说一声‘滚’。”

“那时每天在家里练歌，练得很有激情，但是到了排档为客人唱时就会紧张。递过去歌单，心里想着一首歌都不要点，又希望点很多很多，那样就可以赚到钱。”许汉说现在他们不一样了，在家自己练歌没有感觉，只有在外面唱时才会有激情。

有人说他们以后会成为千万富翁，“不可能的，百万富翁倒是可以。哈哈哈哈哈……”许汉的笑声很爽朗。

许汉把QQ签名改为“奋斗·练”，督促自己每天练习吉他。QQ状态是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必须奋斗！“梦想就是有钱，你知道什么叫有钱吗？”许汉一脸认真。

安静时的许汉同普通的19岁少年一样，喜欢整天挂着手机QQ，在意自己的发型，思考拍照时如何更帅一些，爱吐舌头，会喝啤酒。但与陌生人交流时，他会保持明显的戒备，说起赚钱，他成熟得让人惊讶。

“没有钱就活不下去，就没有饭吃，没有地方睡觉。为什么要唱歌给别人听？就是因为他有钱我没钱。如果我有钱的话，我可以给清洁工100元，也可以让别人唱歌给我听。但是如果一顿饭要20元，我只有15块，那就没办法。”

“你们不知道什么叫有钱，因为你们根本没受过那样的苦。”许汉沉默了一会儿，“其实也不要多有钱，有一千叫有钱，一百块也可以叫有钱，只要能开心养活自己就好。如果让我从快乐和有钱里面选，肯定选快乐。不开心的话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？”

未来·迷茫

唱完歌，已经是晚上的12点，还没吃饭，“光喝啤酒就饱了，饿了再说。”许汉和阿威在附近公交站牌处的长椅上坐着，60多斤的音响从背上卸下，然后各自玩手机，一句话也没有。“我们整天在一起，没有话说了。”许汉笑着说，“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寂寞。”

两个男孩住在冯庄一处农居的二楼，空荡荡的屋子里放着锅碗和简单的床铺，从超市买的大米和青菜任意地放在一旁。“我们跟这边的人都混得很熟，大家相处得很好，和烧烤店的老板也是。”

“我一年换了30多个住处，阿威换了100多个，锅碗就买过40多套，”长期的异乡生活他们早已习惯，同时习惯的还有忍气吞声和保持戒备的心。

“唱歌的时候遇到不给钱的，或者骂你的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不给就不给，我总不能和他打架。”许汉说在外混，不戒备是不可能的。前几日的暴雨让许汉没能出去唱歌，他很高兴给自己放个假，“如果天不下雨，又不去唱歌，我会觉得对不起自己。”

阿威一根根地抽着烟，“唱歌也是吃青春饭，每次想着唱够了，不唱了，但过段时间又去唱了。同乡里有的30多岁了还在唱，儿女也开始唱。因为没有别的出路，也没有钱。”

“没有技术和文凭，不好找工作。”许汉说他热爱唱歌，因为唱歌自由，“不想工作就可以不去。”

“同样是人，我不想被别人管着，有钱了我们就不一样了。以后不想唱了，我想自己做老板，但前提是赚到钱。”阿威说完问，“是不是觉得我们很现实？”

上网除了听歌外，他们喜欢做的就是收集网上卖唱歌手的视频，“很多都是我们的同乡，唱歌很厉害。”歌手组合因果兄弟是许汉经常提起的同乡，一次机遇让他们成了名人，发了唱片。“在这个道上的人所有的梦想就是有自己的歌，他们遇到很好的机会。”许汉说经常会有自称音乐制作人递来名片，“给我，我就收着，但从不相信。”

“我喜欢人多，热闹，那样唱歌我会很有激情”，许汉弹着吉他跳起来，“去年在青岛，我们20多人就是这样跳到桌子上唱……”此时的许汉眼里充满了光彩。

“我们其实喜欢安安稳稳，平平淡淡的生活，如果有了钱就会回家。我们家乡就像这里一样，很安静，可以听到蝉鸣。”阿威说这里路边的草长得很像家乡的水稻，“外面再有钱也不如家里。”

13日，许汉和阿威准备去青岛，“你知道在青岛一首歌多少钱吗，100块！”许汉眼睛亮亮的，“还可以和很多歌手一起跳到桌子上，开心地很有激情地唱。”

说起未来，许汉想了想，“唱到二十几岁吧，如果有钱就去做生意。没有去想，就这样混着过，天天唱歌。”刚刚亮起来的眼睛，此时写满了迷茫。



深夜，只有一桌客人了，许汉和阿威依然唱得很有激情。